薛文清公行實錄

許文清公行實序

嗚呼聖賢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自濂洛關閩之後以斯道爲已任者寥寥其人在元則有魯齋許公靜修劉公

國朝則有文清薛先生此比終始大節無可疵議所謂道學之傳者是也先生嘗言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

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故其幼而壯
壯而老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
一事不求合於義在大理時權奸中
傷則臨難而不避在内閣時義有所
不合則見幾不俟終日在河津時隱
居樂道則講學以淑後人傳曰富貴
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
先生殆兼之矣如是而謂之儒者其

無愧乎平生所著述若讀書錄續讀
書錄諸書咸明白簡易方視末學詞
章之陋蓋其識愈精純言與行相顧
匪若立異衒奇高遠無實者所可倫
也或曰從祀闕庭凡立言行道有功
於聖門者皆取之若靜脩吳先生焉
志聖賢之學終其身而不變可謂有
儒者之實矣而弗獲預非缺典與予

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閱歷数十年與百年之後而始定者要其極秉彛好德之公烏能泯哉今議者輙以著述少之謂劉靜脩明道之功不如吳草廬薛文清講道之實不如考亭諸弟子舉其一節而遺其全體非天下之定論也夫生乎百世之下而畜乎百世之上不由師

傳尊心正學所謂豪傑之士間世之才其有功於名教也不爲小矣以之祔食廟庭復何忝乎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然則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予故併著其說以備論世者之采擇是編者河津王生鴻娶於先生之孫爲石灰山關大使

云

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旣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

太原喬宇序

皇明文清公薛先生行實錄目錄

第一卷

第二卷 從祀疏 附祭文類

第三卷　記類

欽差巡按山西等處

監察御史宜興吳達可　重刊

河津縣知縣延慶張紹文

縣丞濟寧韓之臣

主簿邢州王秉明

典史九江饒文燁監脩

儒學署教諭郃陽王三策

訓導河州王從直督校

河津生員周德恭纂校

萬曆十六年戊子中秋望日正學書院識

行實錄一卷

明贈禮部尚書諡文清敬軒薛先生像讚

乾坤匪端道在渾淪乾坤分形道在聖賢叶聖人脈脈元氣之津賢人斷斷元氣之顯羲圖邈焉唐虞系之禹湯殷周繼之不有鄒魯孰崇吾孰不有濂洛孰甦吾牖叶考亭載揚魯齋載躋已而大迷趨而多岐鴟鴞之聲正味罔思偏徂之交正色罔知比我

明興得聖之統篤生燬人往哲是踵厥禀既靈

厥養旣重衆焉尚凡而潛於穆衆焉尚撓
而朴於獨遠權幷勢其氣維烈退虜平蠻
其才維傑刺奸執法其衷桓桓洗冤嬰禍
其衷安安治行在國七要論政理學服世
一源言性曰慈曰孝心渰渰曰敬曰恭
德氣淵淵俗學易混時汝之格異學易附
時汝之所鳴者維華而道則真鳴者維夸
而道則循萬里以叢一靜以馭振綺南省
與制罔乖宣猷東閩與時罔諧匪究厥施
匪愜厥懷世論已定終譽爾歷朝議已協

從祀爾待我生維晚莫公之醇我後維邇
覲公之神望之巍巍如人接近就之溫溫
俾人如覺散焉光風霽焉良獎可師與與
可親煌煌可光後之門丁啓後學聖者之從
賢者之啟于斯萬年元氣未剝

嘉靖乙巳夏

勅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汝南後學喻時撰

文清公有遺像藏其家五世矣甲辰秋今
察院汝南吳皐喻老先生按河津祗謁祠
下薛氏諸生捧像求題辭先生諾明年夏

命吏齋辭至日令焯書置其端予惟文清
公
今代大儒世之人皆知公而得見公之言議教
旨者甚少見公之言議教旨而得睹公之
遺像雖其鄉人或寡矣吳皐先生有題辭
其子孫世寶之歲時拜其容瞻其辭誦公
之道德不忘也而邑里後生有欲誦而覿
之者非造請其家則不能至於世之人其
又何能夫公之名在當世公之像又幸而
僅存其裔公之學乃發之以先生之宏章

鉅辭天下之人其願見者固不直於學士縉紳而然也焯亦乎不敢官公之鄉從先生之下吏是用伐石肖像繫辭而申之以不言莫測當世之人將或謂焯能億度人心之同然也

嘉靖乙巳秋七月吉河津縣知縣臨洮雍焯謹頓首拜書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先生行狀

閻禹錫

先生諱瑄字德溫世為河津人隋唐間薛

姓最顯所謂河京三鳳是也但譜牒不存
無以為徵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
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真定
元氏教諭娶邑人女齊氏調玉田縣教諭
齊氏一夕夢一峩冠紫衣人謁見巳而生
先生於學舍誕夕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
露家人以為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
洪大力止之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祖
素善卜遂以筮字推之曰此兒必振吾宗
寔洪武巳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六七歲

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誦不
爲兒戲端坐儼如老成人姊姑見其坐皆
不敢過其前自幼天性即能作詩賦人皆
以薛天才目之時永嘉徐懷玉高容魏希
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
耆儒爲御史等官謫戍玉田先生禮延於
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子史百家泛及釋
老天文地理之學諸老儒退謂人曰此子
聰敏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
自居而結爲友比及十三四五經諸書皆

畧通大義洪武三十二年例停止北方學
校父貞改除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
目以地遠夷獠難治土官子弟喜先生幼
能詩咸背負其家請與作詩句教讀書至
晩輙以小豚爲禮送之日以爲常作平雲
南賦上沐國公大奇其才父貞因得有所
依倚無虞永樂元年父貞詔回復除河南
榮陽教諭時先生年十五矣諸生咸尊爲
師叅議陳宗問行部至榮聞先生名請見
先生固辭不往宗問異之就學舍相見既

而索先生詩藁觀之及視其動靜不苟語
巽曰必爲大儒欲以奇童薦諸
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先生遂
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
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
不寐永樂十七年父貞改除鄢陵教諭時
例教官之子貢者充戍父貞固欲先生且
應科舉先生遂遵父命中河南庚子解元
明年登辛丑曾鶴齡榜進士第學士楊士
奇聞先生名邀致館下以訓諸子先生固

辭卻之時父貞任懷慶府河内教諭病故
先生丁憂回葬祭一遵家禮行哀毀人所
不堪四方遠邇咸來弔海寧李大亨諸公
皆自吳越來弔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
之服闋赴
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
宣廟思振風紀擢爲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當
國令人屡邀先生欲一識而先生曰某忝糾
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
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

稱嘆不已會差往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爲
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
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録性理大全一
書潜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值冬夜雪飄
盈几讀誦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然燭
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
而足蹈者遂積爲讀書録宣德七年丁繼
母許氏憂服闋復除雲南道監察御史正
統元年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其
人

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學行履
歷之詳陞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
白鹿洞規開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
居敬以窮理由經以求道按臨所至必先
詢其力行而後及於文藝親爲諸生講解
懇懇告以爲人爲己之學誨人必隨其才
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講誦
或以詩賦各因其所長取之不求全而責
備數者皆無然後不得已必使以儒冠拜
祖宗而後去之諸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

輙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以道學薛夫子
目之正統六年
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閧啼泣遠
送徘徊不舍焉屏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
何文淵辭職去言於學士楊士奇曰薛某
學行無愧往哲某不能進薦舉之以代己
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溺古不知變
通
召至遂爲大理少卿掌印亦及五閱月辯白錦
衣衛已成案大獄十餘起指揮馬順滋不

忱屢諧於大監王振時振權傾一時自三
公以下莫不行跪禮學士楊士奇曹鼐知
振憾先生恐其獲罪屢諭先生以時勢所
在且曰先生此
召雖其薦之彼亦素聞其名盍同已往謝其門
先生正色拒之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
室耶會有百户實病死二年其妾私通行
事校尉遂欲娶之妾賀氏執以服未滿不
從校尉嗾其妾誣妾魘魅夫死錦衣衛成
案送都察院審先生數辯其究改問者入

道仍依其舊先生奏調刑部郎中潘
洪躬察其事果究先生遂劾奏堂上官及
經該官吏時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與
馬順諸於王振振大怒嗾諫臣劾先生是
古非今輙辯已成大獄
詔下刑部獄擬先生大臣巧言諫免瞻邀人心
律大辟待決時秋後復奏有工部侍郎王
偉素與振善亦聞公論不愜乃謂振曰人
言薛某獄實冤若決此人皆謂不能容賢
振默然遂評先生錦衣衛獄時學士劉球

上章因忤振下錦衣衛獄以死及先生赴獄人皆危之先生恬然曰死生命也手持周易讀誦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漢也大臣爲申救於中途放回爲民正統八年正月也家居七年閉門不出雖鄰里罕得窺其面江西陝西諸省弟子來學者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必責諸躬行之實間及科舉之學則默

然不對終日正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來學及別先生送至里門告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爲要正統十四年科道等官陳信等上言曰薛某學究性理

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以勘定禍亂時欲取

諸王入議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既而命先生分守北門都帥見虜勢猖獗欲避其鋒先生曰虜懸軍深入勢必不久既而果然

北奔貴州苗叛
命將往征之委先生督運餉且贊畫軍事先生
謂都帥曰欲厲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
恩信以服其心都帥然其計先為檄布諭
諸苗示以禍福順逆然後耀武以懼之貴
州遂平先生上疏謂貴州遠夷當羈縻之
不當責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竭矣
吾忍重急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上疏曰薛某躬行
實踐深明理學宜留

内閣近地以資啓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殺雷人命者獄久不决執法欲貸之先生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周氏寃獄積年不明先生爲洗雪其寃人皆稱快其他平反多類此不能悉記時大監與安袁誠鎮守南京例該各部每月赴彼議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見大監盍加禮焉先生至興安降階與分庭抗禮興安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對頭肯爲吾屈耶遇端午節令人餽扇先

生獨不受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
以才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
人中求之何敢與之輩行耶大監金英出
差南京諸司多迎送出郭先生獨不往英
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彼雖不吾送
吾不怪也至京言於
上
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
欲大用之中官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改

大理寺卿草場火患
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為辯其冤蘇松有饑
民乞粟富家吝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
罪
遣太子太保王文往鞫之文以謀叛籍其五百
餘家辭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
力辯其冤文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
以報之先生聞而笑曰辯冤獲咎死何憾
焉辯之愈力既而科道互上章辯之但誅
魁首三四人餘皆從戍其平反極多人有

錄戌帙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

英廟復登寶位夜

召先生轉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内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

生曰某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

便殿

上服短服小帽先生不入

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

右曰此正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

日生日同列約相賀先生遽稱腹痛而出

同列有矜其迎復之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尋命爲會試考官先生爲省序以正學復性爲言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某平生所學惟此數字而已

上即位初每日接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見及大監曹吉祥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謂同列曰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即以疾連章懇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即不留我爲先生啓

上請勑書即家爲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勑書以教人先生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勑書也其若資其養爲若不辭官之爲愈也亨嘆息而去未幾學士徐有貞李賢許彬皆下錦衣衛獄是年六月初六日也居閑幾五月耳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

從學者川衆至市舘不能容先生惓惓以
復性爲教曰此經年實緊爲人處而歐陽
永叔言性非所先大誤矣又曰學者讀書
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
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南陽李先生嘗
圖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
昔温公退居於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
起居温公不答其亦此意也積爲讀書續
録平日奏疏削其稿皆不存一夕檢閱舊
書及讀書録文集細成束置於架上爲詩

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粘
壁間忽遘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
振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有司爲之具奏於
朝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
紳知府陳銓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先
生入從祀當道者未遑行之嗚呼自七十
子喪而仁義之道不明於天下迨至戰國
之時各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之道爲

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論性善論仁義蓋所以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旣滅也孟子旣沒而仁義之道爲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韓愈有功於名教也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周子者繪太極一圖以明性理之源淵程子謂性卽理也之一言乃窮本極源之至論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所以輔翼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賢之大成而折衷之然後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後

學豈容再贅一辭但至宋末文弊為之一極間有叛朱子之心學而遂於異說者許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為入德之門蓋祖朱子之心學也及宋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懼其末流遠而本源晦也敬録

御製性理大全書晝夜讀誦不輟然後約之於心身性理之間謂太極即吾仁義禮知之性也謂五經四書一性字括盡謂今之學者不知性之至不踐性之至非學也著讀

書一錄皆發明性理之旨非徒言也而又能踐其言文集數千言皆祖述聖賢之格言非徒辭也而皆根乎理若於性大本大源無所見而徒馳騁乎辭章之工著述之富以爲道學則司馬遷劉向之博極群書賢於曾參之一唯王安石王雱之著書萬言踰於顔回之四勿矣甞乎程子有曰荀揚不識性更說甚道龜山楊氏亦曰歐陽修言性非所先可謂誤矣觀二儒之言則堯舜文武之道統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

道學豈有外於此性哉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舍性而論道有何道之可論舍性而著書又何書之可著乎世謂先生著述少者豈足知先生之志哉後之求先生者當於此考之

薛文淸公神道碑　李賢

予惟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於我

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

欣悅愛慕而篤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過
今也云亡可勝悼耶乃按其狀前國子監
丞閻禹錫狀爲公神道碑銘公諱瑄字德
温世爲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爲薛
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爲氏曾祖常祖仲
義皆通經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
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
瑄貴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妣皆爲淑人
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而生公祖以
生時卜之太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童時

教之讀書輙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爲棗陽教諭公隨侍時年十二以所作詩呈監司監司大奇之公聞魏苑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供弟子職日與講習周程朱張性理諸書父之嘆曰此道學之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巳亥貞改任河南鄢陵公慮任將滿尚之科貢乃充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以爲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

左右居父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
湖廣銀場公閱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
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止
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
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焚燭記之
或通宵不寐味不樂之不知手舞而足蹈
也丁繼母憂服闋以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
部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
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爲講

解不事櫝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
文貞公薦召爲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爲
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中官王
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
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已而遇諸途衆
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
實病死其妾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
妻魘魅夫死公爲辯其冤都御史王文諂
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决人皆危之
公怡然曰辯冤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

讀誦不輟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爲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嫉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果然

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將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

又不央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時有謎語須公明斷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公嘗於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袁誠無與抗禮者惟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復召爲大理寺卿時草場災

朝廷欲置典守者於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當

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肅之文
以誅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辯公抗章
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焉是歳公
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召入內閣知
制誥尋
命爲會試官事竣爲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
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
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

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與槩爲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十有六配甯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溥次曰淳次曰灝爲邑庠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諶

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於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每以聖賢爲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

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
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
爲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
自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
嗚呼宣德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知
造詣之深自後仕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
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貸問而已
天順初公入
內閣予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
致仕去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設

也四方之士聞之莫不嗟悼訃聞
朝廷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
營葬可謂生榮而死哀矣為之銘曰
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啓後聞
乃若薛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甚篤
稽其出仕實始為親刷歷中外進學日新
學既日新道亦有得身體力行志無少息
操履堅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夫豈有私
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寓而安曷有歆羨
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其資

嗟今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奧
勒銘於石以詔鄉人千載而下庶獲其真

薛文清公事實

平陽府爲表章名臣以風厲後學事承奉
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承准禮部
致字八百九十九號勘合祠祭清吏司案呈
奉本部送該本司案呈奉本部連送於禮
科抄出刑科給事中勞㷆題臣竊見已故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薛瑄學識純
明操守完固早歲聞講性理諸書即謂爲

道正脉在是遂焚其所爲詩文一意於宋
諸儒之學其於微詞奥義靡不精究嘗言
聖賢相傳之道不越乎盡性而已故其脩
己教人惟惓惓以復性爲務晚年造詣益
高其進退之際大節尤偉平生所著讀書
錄皆積年致思之所得有益學者其詩文
存者亦皆造理平正然非其所好也
國朝自瑄以前知經學古及以文章名家者
固有其人求其一於理學識者謂瑄一人
而已瑄在當時學者稱爲薛夫子固已尊

信之矣自是而後此學寖加冷落求其人者不過止於詞藻固已厭其枯淡至於讀書錄見者甚少而所以求瑄者又不知在乎此豈不爲可惜哉昔程熈有言千載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爲世道計可不加之意乎瑄山西平陽府蒲州河津縣人臣聞其鄉亦嘗建祠祀之然非出於

朝命自今乞

勑有司改創一祠於每歲春秋丁祭之後即致

祀瑄著爲令與永遠遵行庶幾爲稱如其
縣小不足於建祠之費或倅左無以昭示
遠近於郡於省擇地充便欵立祠祀瑄各
有意義不許推及本處人物若鄉賢祠然
惟後有爲瑄之學者舉以配食可也臣聞
其讀書錄嘗鋟梓於山東章丘縣乞
勑有司取其板本於國子監俾陸館諸生皆得
摹印觀覽蓋自
京師而達之天下尤易矧南京國子監
國初收藏書板極富自諸經十七史外未易

悉數今
京師監學止有王安石呂祖謙輩文集祖謙
議論固在朱熹張栻之間若安石不過文
人之文置瑄之書於其間夫何慊乎哉此
外仍以印本發下福建書坊翻刻市鬻務
使天下之士皆得見之夫既祀瑄而又廣
布其書則人人皆知
本朝亦有爲此學者豈不有所與起者乎又
安知不有由瑄上泝宋儒者乎伏望
聖明以臣芻蕘之言付之儒臣禮官博議然後

斷自宸衷賜之施行豈非今日斯文之幸與臣謂
陛下萬幾之暇游心經史之餘間及
本朝儒臣之書當無先於瑄之讀書錄者儻
令得備
乙夜之覽則於
海嶽之高深亦不無涓埃之補矣緣係表章
名臣以風勵後學事理未敢擅便等因具
題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
少保李賢撰薛瑄墓碑稱瑄每以聖賢爲師

隨其所寓圖書箴規恒在左右一言一動
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
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
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
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
衆寡一以誠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
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為文必根於理
詩則古淡出於自然及查得先該浙江按
察司僉事辛訪奏要將金華府宋儒何基
王栢元儒金履祥許謙封爵從祀該翰林

院議得上可照龜山楊時事例立祠鄉邑
春秋祭祀已經本部題
准定擬祠額撰造祭文施行外今該前因案呈
到部查得先年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薛瑄學道有得晚而益深是以言行篤
實出處峻潔作文以明理爲主教人以復
性爲先究其所就無忝古人表章以風厲
後學誠有如給事中楊廉所言者合無准
其所奏類行山西布政司轉行平陽府照
例建立祠宇春秋祭祀行移翰林院定擬

祠類撰造祭文仍行都察院轉行山東按
察司提學官員將讀書錄裝印二部進呈
御覽一部啓進
東宮殿下仍將一部并板本差人送本部轉
發福建書坊翻刻國子監收貯施行緣係
表章名臣以風勵後學及奉
欽依禮部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九年
十二月初四日本部尚書徐瓊等於
奉天門題奏初六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除外合就連送御

付該司類行山西布政司轉行平陽府量
爲措置木料建立祠宇及轉屬支給官錢
照依開去品物置辦如遇春秋致祭如儀
就遣本府掌印官行禮毋得因而科擾不
便承此合付該房經自施行備承移付准
此擬合就行爲此劄仰本府着落當該官
吏照依劄付備承勘合內事理措置木料
建立祠宇及支給官錢照依開去品物買
辦如遇春秋致祭如儀就遣本府掌印官
行禮毋得因而科擾及支給過官錢數目

申來查考施行奉此合行付該房徑自施行
等因備奉合行帖仰本縣着落當該官吏
照依劄帖備奉勘合內事理措置木料建
立祠宇及支給官錢照依開去品物買辦
并建立祠宇完日差人赴府甲稟掌印官
親詣祠宇致祭行禮毋得因而科擾及支
給過官錢数目備開申來以憑轉報施行
先具建立祠宇買辦品物日期不違依準
繳來查考毋得違悞不便
計開

一祠額名文清

一祭文

維弘治十年歲次丁巳月日平陽府知府某

欽奉朝命致祭于

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公

日惟公學道精深守官清介死生不二出

處無疵名重　先朝澤遺後學禮宜稱祀

用致優崇茲惟仲秋式陳常薦公靈如在

尚克享之

一品物

猪一口

羊一腔

魚醢

菹菜

時果五品

米麪食共五品

香一炷　燭一對

帛一段　酒二瓶

行三獻禮如儀

薛文清公行實録一卷　安邑後學張㻞重校

韓文清公行實錄二卷

請從祀孔庭疏

禮科右給事中臣張九功謹題爲禆補名教事臣惟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爲悠久刪述六經以教萬世其功無窮是以有國者莫不尊崇而奉祀之以報其功於萬一當時及門弟子得正派而分餘波者皆得與焉後世儒者有能踐履真實學術純正希蹤前哲有功來學者亦得從祀於廟廡用表當時崇儒重道之意此典於名教所關

甚大豈可苟哉臣嘗覩
國學及郡縣從祀儒先有當黜者而今之真
儒有當入者若蘭陵伯荀況言或近於黃
老術實雜於申韓身託黃歇不羞悖亂之
人學傳李斯遂基坑焚之禍以性為惡以
禮為偽以堯舜為矯飾以子思孟子為亂
天下者是以程子譏其甚偏駁而朱子書
為蘭陵令乃係之以楚以深鄙之也扶風
伯馬融髡徒穢士糟粕陋儒黨附梁冀害
忠良而不顧自比毛遂耳輕賤而不羞饕

失於西第之作頌何補東觀之校書高堂
絳帳沉酣女樂逞豪門驕奢之風破純儒
莊雅之矩是以當時正直羞稱而深見斥
於趙岐也偃師伯王弼唱和何鄧祖述老
莊遺落世事以萬物為天下之粗迹崇尚
虛無謂六經為聖人之糟粕清淡之弊流
蕩人心傷敗風俗卒使國家隨以淪喪而
不可救者此輩也成都伯楊雄以善惡混
論性學識舛錯以安漢公比伊周志向僭
諛雕蟲之技於道何關覆醬之物於世何

補貪生畏死寧免投閤之嘲臣事新莽雖
逃逆節之黨是亦朱子莽大夫之筆大書
爲綱昭垂後世也之數子學失大本身虧
大節有玷名教得罪聖門昔龜山楊時建
議斥王安石不使配享孔廟而今儒臣亦
有欲黜楊雄者夫如是則此數子豈宜
列諸從祀哉臣觀今之儒臣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文清公河東薛瑄篤志好
學於道有見貴真知實踐之益黜矯僞浮
靡之病入仕與人同而爲國則不同講學

與人同而爲已則不同述文與人同而爲
道則不同接人處事與人同而忠信嚴正
則不同河汾文集固其英華讀書一錄實
爲根本立德立言考諸此錄緯有明驗是
蓋濂洛之流波覃懷之步武人所共知者
也昔洪武宣德年間嘗
詔董仲舒吳澄入從祀矣今薛瑄無愧二子可
不列諸從祀哉恭惟
皇帝陛下講求聖學以孔子之道治天下必於
此辯其真僞別其純駁而使諸人知所向

皆取舍庶有以正人心明道化而無失如蒙乞
勑禮部進與內閣大臣定議於可黜者黜之可入者入之則孔廟清各教正而斯文幸甚
冒干
天聽不勝竦懼之至謹題請
旨奉
聖旨着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國子監一同議會了來說
弘治二年

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臣許誥謹
奏爲崇眞儒以隆
聖治事臣聞有一代聖神之君必有一代聖神
之業帝王之事業欲宣昭光著於天下發
揚動盪乎遠近則崇向之端作尚之始不
可忽也崇向作尚之舉莫大於扶正道明
正學崇眞儒使天下曉然知吾之所崇向
作尚者專在於是則內外遠近翕然從風
而一切詭道邪說之人咸知攺革而惟正
是從矣况乎此舉上有以繼往聖之統緒

下有以啓來學之習傳此正今日
聖明所首舉而不可後者也臣竊見故禮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河津薛瑄天
禀高明學識醇正年少讀書即知踐履歷
壯至老不怠躬行以聖賢爲依歸以道德
爲己任權勢利達無以動其心死生利害
無以移其志蓋見之既明故守之自固然
且剛強不折和易有節至於著述之功布
之集録者性命道德中正仁義之言皆有
以發明聖賢之秘奥陰陽動静剛柔太極

之論又有以闡揚造化之幾微誠文行一致學業大成之真儒也稽之敬軒集讀書錄等書及大學士所撰碑銘等作有可證者弘治初年該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爲裨補名教事備述薛瑄文行屢乞要將瑄從祀孔子廟庭奉

聖旨着五府六部幷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國子監一同會議了來說欽此則

孝宗皇帝崇重薛瑄之意可見矣又該刑科給事中楊廉題爲表名臣以風勵後學事備

言瑄讀書錄一出理學於宋諸儒微詞奧
義靡不精究且謂
本朝儒書無先於此乞將讀書錄進備
乙覽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欽此該本部覆奏亦備言
瑄學行之美要將讀書錄裝印一部
進呈
御覽奉
聖旨是欽此則
孝宗皇帝崇重薛瑄之意益可見矣臣嘗詳讀

張九功楊濂及禮部之奏張九功之於瑄
則曰篤志好學於道有見貴眞知實踐之
益黜矯僞浮靡之病入仕與人同而爲國
則不同講學與人同而爲己則不同述文
與人同而爲道則不同接人處事與人同
而忠信嚴正則不同河汾文集固其英華
讀書一錄乃其本根立德立言綽有明驗
洪武宣德年間嘗
詔董仲舒吳澄入從祀矣今薛瑄無愧二子可
不列諸從祀哉楊濂之於瑄則曰學識純

明操守完固早歲聞講性理諸書即謂吾
道正脉在是嘗言聖賢相傳之道不越乎
盡性而已故其脩己教人惟惓惓以復性
爲務晚年造詣益深其進退之際大節尤
偉禮部之於瑄則曰學道有得晚而益深
是以其言行篤實出處峻潔作文以明理
爲主教人以復性爲先究其所就無忝古
人由是觀之瑄之爲聖人之徒亦明矣
皇上嗣登寶位大運乾綱百度鼎新萬方歡頌
而於此道學重典尚未舉行如蒙伏望

皇上體
孝宗皇帝崇儒重道之心念
祖宗列聖作育之久乞
勅該部并　內閣大臣多集廷臣會議具奏將
薛瑄爵加封號從祀孔子廟庭則天下臣
民昭然知
陛下御極之始首崇大儒將見道德仁義之化
成禮樂文章之俗著皆本於
聖人崇向作尚之功相臣弼亮欽承之業邁越
古今豈偶然哉不然

祖宗以來設學校餘千百區養士餘百五六十年豈無一人可與遊聖人之門者乎且元以胡人主中國未百年而從祀孔庭有二人焉

本朝治化追唐虞德業邁殷周教學如是其多也涵養如是其久也顧謂無一人以繼斯道之傳不亦誣乎欲求其人必瑄無疑夫道以綱常倫理爲重以言語文字爲末揚雄馬融得於言而壞其實尚從孔子之祀瑄文行並著德言無優着而可或置乎臣

聞之或人曰文天祥岳飛皆可從祀孔子
而馬融楊雄皆在可斥正以重綱常倫理
之實而輕言語文字之習也或人之舉錯
姑舍之特以祀瑄之舉係
陛下紀綱新政之大端繼述
祖宗之首務維持道統之重典不可緩者臣昔
年承乏提調學校歷遊恒霍河汾之間稽
之載籍詢之學士彚之耆老知瑄最深故
不揣疎賤干冐進言不勝惶悚之至然非
臣一人之見天下共見者也惟

陛下留神採納天下幸甚士類幸甚緣係崇重
儒以隆
聖治事理爲此具本順差承差智騰霄親齎
奏
聞伏候
勅旨
右謹奏
聞
嘉靖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四川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臣許讚
本年十二月　日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楊瞻爲乞
恩從祀真儒以光
聖治事臣聞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真儒以
鳴一代之盛漢有董仲舒唐有韓愈至宋
真儒輩出而周惇頤程顥程頤邵雍張載
相繼而生講明斯道逈出董韓之右而理
宗親收五臣以從祀孔庭歿後得謚爲理
良以此也臣伏見前禮部左侍郎贈尚書
謚文清薛瑄反躬好古真知實踐以誠敬
爲入門以復性爲實地所以倡明道學維

持世教者具載於讀書録幷續讀書録二
書可考其在生時提學山東諸生稱曰今夫
子通政使李錫稱曰眞鐵漢太監金英稱
曰好官一人吏部尚書何文淵稱曰不愧
往哲學士江淵稱曰躬行實踐大學士李
賢稱曰
本朝理學一人都御史張鼎稱曰學已至乎樂
地觀感而興起者尤多其在殁後給事中張
九功稱曰今之眞儒工部侍郎姚謨稱曰
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參政許讚

稱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吏部尚書喬宇
稱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仰止而私
淑者尤多臣參之衆論約之鄙見我
朝真儒上追往哲下開來學惟瑄一人而已宋
有天下來及三百年得入祀孔庭者周惇
頤程顥程頤司馬光邵雍張載楊時胡安
國朱熹張栻呂祖謙蔡沈真德秀凡一十
三人我
國家興道致治百七十年於茲矣未有一人
從祀者恭惟

皇上主敬一之學演四勿之箴其心德之妙發
而倡天下之道學至矣宋之理宗得此失
彼掛一漏萬其躬收五臣以從祀者特一
節耳安能望
皇上之大成哉且瑄理學之臣也
皇上理學之主也伏望
宸斷賜瑄從祀孔庭使後世知
本朝理學之有人又知表章理學自
皇上理學之主治如掌乞
勑內閣重臣并詹事府翰林院五府六部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會議查前
後諸臣張九功等奏章果無違碍特
賜俞允則
列聖陶鎔天下之士庶乎有徵而我
皇上制禮作樂之治亦有光矣斯文幸甚斯道
幸甚緣係乞
恩從祀眞儒以光
聖治事理謹題請
旨
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嘉靖十八年九月

巡按山西監察御史臣尚維持謹

題爲懇乞

聖明表章眞儒以勵世風事竊惟孔子之道與

天地相爲悠久而天下萬世報德報功之

無盡焉當時七十二子親炙聖門於道有

所發明者也漢唐宋以來諸儒蒐輯著明

羽翼聖經者也自漢廷光祀孔子及七十

二弟子於闕里雖朴禮畧文而聖道以尊

唐貞觀以左丘明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

庭雖拘泥訓詁而聖經有光宋度宗又以

顏曾思孟入配享理宗時並以周程張朱
入從祀崇儒重道雖無可疵之人而承舛
襲訛容有可删之祀昔我
太祖應運統天以孔子之道治天下洪武二十
九年以行人楊砥建議乃進董仲舒黜揚
雄使莽大夫不穢聖門而學究天人者受
知千百世下矣偽學免欺世之名賢者受
專門之祀非若漢唐宋之濶畧無稽也肅我
皇上中興禮樂釐治嘉靖九年以禮臣程敏政
議祀后蒼王通胡瑗三人而罷公伯寮等

十三人考據先儒之論一洗相沿之陋孔
子之道如日中固亦
聖祖進舒黜雄之意也蓋已祀而黜者前代未
定之論也未祀而進者後世衆論之公也
然所祀皆唐宋以上諸儒
本朝教化幾二百年豈無一人可分孔氏半
席者乎此愚臣之所惑也臣待罪山西年
餘觀風聞諸故老爲照禮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學士薛瑄生而神異七歲通乎論孟
鄰於上智十五學乎聖賢師友皆爲之難

而嘆聖門之有人賢愚爭識其面而知異
日之大儒篤信好古鄉人有薛天才之號
眞知實踐魯士有吾夫子之稱立
朝大節炳如日星平生所爲膾炙人口讀書
諸錄今之理窟敬軒等集學者指南爲布
帛菽粟之文性理正脉守車輪户牖之志
孔氏家法雖非七十子諸賢之親炙而默
契乎道體者爲多雖無漢唐宋諸儒之註
疏而體驗乎身心者尤大
典廟易服以見而其道上達

孝宗貯書成均而其學大行晉秩宗伯
勑賜梓里瑄固無負於
國家而
本朝之優禮乎瑄者亦至矣獨從祀之說屢經纂
旨覆議旋復中止豈瑄之學不逮宋元諸儒而
建議諸臣豈盡瑄之儕輩者乎三人成虎
十夫撓椎臣據
本朝祀董仲舒止以一行人之建白而成化
元年議祀楊時僅以樂縣何生之請
皇上考正祀典亦以監生詹啟爲通論未有[illegible]

瑄之至數十人而不
允其請者也大率以著述少之不知雕蟲之技
徒騁望經宋儒胡瑗亦無述作元之許衡
所著何書而學者宗之蓋身體力行之功
不在乎言語文字之末否則大玄楊雄新
經王安石又可擬孔子之庭矣伏望
陛下以維繫道統爲綱紀以脩明理學爲治教
以興起斯文爲已任以培植人才爲元氣
特勑禮部幷翰林院國子監諸臣進與
內閣大臣集議如瑄果無非疵俯從衆論升

瑄孔子廟庭與宋元諸儒一體從祀允愜

人心之公議用昭

國家之盛典臣見理學明而黄茅白葦之習

變多士濟濟將去其不如瑄以就其如瑄

而誦法孔子有取衷矣朱熹之所謂鶚鴻

其言者一變至道是故歐陽出而大昆之

體訓蘇學行而衲被之譏息學術正矣學

術正而素絲羔羊之風與百僚師師以瑄

爲鄉法以不瑄爲恧怩而砥礪名節有憲

老矣賈誼之所謂簠簋不飭者不賞而勸

是故楊綰入而數觀梢從程顥在而經明行脩士習振矣然又有大焉儒臣進退夷狄輕重非臣之臆說也冦準知天雄而契丹使嘆曰何故不在中書司馬光為僕射而遼人勑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龜山先生安在高麗知名朱先生安在金人以為問然則瑄之進祀豈徒激勵後學亦柔服醜虜之一機也詩云在泮獻馘斯之謂矣昔秉禮却萊脩教勝楚皆是物也孔子之道愈尊而名教誠非小補曾蠡胄昧仰塵

天聽隕越無任緣係懇乞
聖明表章真儒以勵世風事理未敢擅便爲此
具本謹題請
旨 嘉靖三年
禮部 題爲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
抄出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題臣聞
之昌隆之世必有名儒聖哲之君務脩正
祀竊見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

禮部尚書諡文清薛瑄篤生
明時獨契正學踐履純粹行合聖賢造詣高明
心同造化讀書二錄垂體驗之格言河汾
一集攄性情之自得法森直柱風裁由定
見彌真邦勞平夷事業自學問表樹非誠
意正心不以告事
上一恭敬之忱即死生貧賤不能移律已悉剛
大之氣誠得濂洛之真傳上紹孔孟之正
脉故當時稱為
本朝理學一人而後世俱欲比元大儒從祀

顧盛典之有待致輿望之日殷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適當中興文明之會故言官諸
連疏之　請而該部有集議之章誠以自
漢唐而至宋元尚各有俎豆文廟之士迨
明興二百餘載顧猶無俏食孔庭之人觀之今
茲大爲缺典傳之後代殊非美談乃銜奇
者務興其端而餙僞者更紛其舉執筆之
彦心多不然應祀之臣議亦旋罷此非所
以光鉅典而彰
聖化持公道而厭衆心也臣等聞之名儒必乎

衆而後眞公論必積年而後定瑄之生也
則名公鉅卿靡不稱服瑄之歿也則端人
正士靡不須思彭韶大書於名臣而楊濂
首紀於理學直請從祀者不下累十餘奏
獻議從祀者亦有累十餘札卽論列之不
同實諡法之無間 臣等嘗謂
聖世固多振起之士薛瑄允爲論定之儒從祀
之典詎輕非眞人不可輙與眞儒所係甚
大當其時亦難稽延伏請
勅下禮部刻期廷議果臣等所奏實可舉行將

薛瑄特賜從祀孔廟俾天下萬世咸知
昭代固有眞儒而學士經生亦皆進脩之有定志斯文之幸無疆之聞也且
皇上臨御以來褒表名德崇禮逸遺徵任耆賢延納忠讜
天心助順雨暘應期萬國綏寧蒸黎樂業四夷懷畏獻揵貢琛興道致治之功考之今古斯爲烈矣則崇儒右文之典酌之事勢可獨後耶此臣等所以惓惓再以瑄請也惟
皇上留神聽察臣等不勝悚息懇乞之至筆

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禮科左給事中雒遵
題爲懇乞
聖明特錄儒臣從祀孔廟以全
聖美以端世風事近於本月初七日早該臣導
爲侍議時天方大雨伏覩
皇上早御宸極傳制遣官祀先師孔子不以雨
阻舉朝臣工莫不欣欣然頌
皇上之盛美能急大禮如此哉臣愚竊謂欽全
德意之美當補未備之儀如贈禮部尚書巳

故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瑄者
從祀孔廟一節誠不容久缺而不舉也　臣
謹按孔廟禮制幷從祀諸賢得與之故歷
睿覽幸採擇焉粵昔孔子備聖神之全德爲萬
代之宗師國學建廟春秋二祭徧及兩直
各省府州縣今古不易此其脩殷禮尊師
道也至配享殿庭者多及門之哲士從祀
兩廡者皆歷代之碩儒此其榮先進廣教
術也然得從祀之賢惟取懿行真可以淑
世著述真可以訓俗而徒尚奇騁詞者不

與焉自漢及唐及宋下至於元每代必有
其人庸顯文教之盛況我
皇明政治教化遠過漢唐宋至從祀孔廟不令
一人與之是示後世以我
朝果無真儒也誠有之何以不與從祀也洪
武迄今二百餘年道乂化成士以大儒名
臣稱者固多其人然極純不雜公議乂定
者獨薛瑄其最焉初生巳具清姿稍長即
知正學恥譚佛老尊師孔顏孝親敬長居
家之休風率易而難及愛國忠君立朝之

偉節時文而愈彰志在繼往開來徇爲師
世範俗所著讀書一錄帙分上下二卷不
尚繁文惟存實理發四書之奧旨闡六經
之微辭體之可以修身推之可以弘化細
玩其錄遐想其人真躬行有得之君子匪
飾言炫俗之僞儒也擬諸孔門沈潛似顏
子篤實似曾子與周程張朱可相伯仲其
視許衡則誠過焉諸賢均得侑食於孔廟
惟瑄不得分俎豆於諸賢也且先今諸臣
頌德請祀者不爲不多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又爲切至若猶延緩不使
薛瑄早與從祀其何以宣
聖明之美意而諧
昭代之大禮哉况表章先儒於旣往卽可以激
勸臣庶於將來此與一行傳之遠邇載之
史冊誠爲盛事可寧久稽而不舉也如蒙
勑下禮部將久定之公議酌久闕之鉅典覆請
上裁决意擇吉日特將薛瑄録入孔廟得與從
祀之列則
德意昭宣而士紳增輝矣臣下情無任敬仰

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湖廣等道掌道事憒

州道監察御史馬三樂等　題爲懇乞

聖明崇祀眞儒以昭

聖化以振士風事　臣　等聞之帝王之治本於道

帝王之道本於學古先聖王之所以興道

致治者未有不尊尚儒術崇祀賢哲以倡

道學而端治源也先師孔子固當世享不易

矣繼漢唐宋元莫不有從祀諸賢亦各有

以鳴一代之盛恭惟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於再造復日月於重光上
接堯舜之傳我
成祖文皇帝統一聖真昭明理學頒布性理諸
書於天下人文宣朗道化益新
列聖相承有隆無替二百載之間治熙教洽獨
無一真儒足以從祀孔庭者豈非盛世之
缺典　臣等查得前故禮部左侍郎薛瑄鍾
河汾之靈秀契洙泗之真傳學以復性爲
本以主敬爲要窮理以括其知力行以踐
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此許衡而下造

諸未有或之先者也而吏考平生則剛方
正直不畏強禦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惓惓
乎致君尭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
許身稷契而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
表裏無間誠
昭代理學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視先儒董
仲舒王通胡瑗殆相伯仲使在孔門當不
在四科下而祀典未舉袁章未至雖屡經
言官連章上請而議者或謂其少著述之
功竟從罷議臣等竊惜之夫儒者之術顧

躬行心得何如耳今觀薛瑄所著讀書錄
體驗真切發明精確足以羽翼六經與衛
四子視枝言無當徒切虛名者何啻天淵
然則瑄之實學賢於著述亦已多矣矧今
士習漸流道真日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爲
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道體者以幻空
爲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足以衛
道而實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
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昭懿行
於將來振儒宗於百代誠計之得也恭惟

皇上懋建皇極作民君師治道之隆有光千古
顧鉅典豈宜久曠臣等愚昧伏望
聖明勑下禮部集議特將薛瑄從祀先師孔子
廟庭列於諸儒之內使萬世之後咸知我
明有眞儒無愧朱程可以配享聖廟且使世之
爲儒者知所儀刑軌範不蹈於異端曲學
之弊庶大道昭明而儒風丕振其於世教
非小補云臣等無任恐懼懇乞之至等因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
隆慶元年六月內該禮科給事中趙輄直

隸監察御史周弘祖等諸臣累疏乞要將
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廟俱該本部覆奏
欽依行翰林院等衙門撰議奏進仍候會官集
議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吏科
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禮科左給中雒遵
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馬三
樂等俱各具題乞將禮部左侍郎薛瑄從
祀孔廟一節臣等竊惟孔廟從祀之典
國家所以崇德報功垂世立教其所關至重
也故非其人而得與則為瀆祀如其人而

不得與則爲缺典與逖稽往昔代不乏人以我
明興二百餘年道久化成名賢輩出乃至今未有一人沾俎豆之輝者豈真無其人哉蓋公議必持久而後定曠典必待時而後行誠慎之也 臣等謹按先臣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瑄崛起河汾遠宗濂洛進脩極其沉潛造詣底於絕粹居敬以窮理學探性命之源篤行以成身動合聖賢之矩究其精神心術之微即暗室屋漏鮮有或惰其行考其立朝

臨事之節至死生榮辱畧無少動其心迹雖未須於事功而或出或處咸有裨於名教忘雖不專於著述而一言一字悉有功於聖門稽之我

朝理學諸臣固多卓然接迹而起而求其不由師傳獨契正學上接孔門不絕之續以爲百世後學之依歸則實薛瑄爲之首倡矣是以當時心誠惟服者旣衆口一詞而後來疏入從祀者亦累牘不置在嘉靖年間曾下儒臣詳議各自

奏進其與瑄者十居八九即有一二未協者亦以禮宜慎重姑俟將來至於瑄之人品未有或訾之者也自我
皇上登極以來言官累
請部議累下至今尚未有定者蓋緣疏中所及者衆與論難同至於瑄之應祀則未有間然者也今都給事中韓楫等監察御史馬三樂等復交章以
請且欲刻期廷議無非欲及時舉行以光昭
聖治之意若復仍循往例再行各衙門謀議誠

恐作舍道傍久延歲月至使　一朝廬與
又徒託諸空言矣合無俯從諸臣所請通
行九卿科道及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
子監等衙門文學諸臣廷集會議各要虛
已秉公悉抒所見如有意見未同者不妨
面相質難詳列是非務求至當之歸俾成
畫一之議議成會䟽上請恭惟
聖明裁斷勑下施行庶衆謀既得於畢集而大
禮適觀於有成矣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眞儒以成昭代曠典等因俱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等衙門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
潘晟等謹　題爲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該禮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
部送禮科抄出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
等禮科左給事中雒遵湖廣等道掌道事
貴州道監察御史馮三樂等各具題乞將

先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廟緣由該禮
部覆題稱竊惟孔廟從祀之典
國家所以崇德報功垂世立教其所關至重
也同前疏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禮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
李純朴題爲懇乞
聖明廣祀典以彰
聖化事乞早將薛瑄從祀孔庭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謹欽遵前議會同六
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左右春

坊翰林院國子監科道等官少傅兼太子
太傅吏部尚書管理兵部事楊博等恭於
闕左門集議臣等同議得崇尚理學聖盛美之圖
秩祀名儒國家隆重之典在昔先師孔子
道全德備刪述六經其垂教萬世者無窮
故廟食萬世者亦無窮宜矣乃如四科之
哲配享廟庭七十子之徒從祀兩廡蓋以
親炙聖門光大聖教一體崇報亦禮所當
然也其後自漢以迄宋元名儒碩彥得與
從祀之列者代不乏人以今考之雖造詣

有淺深學問有醇駁然或究極性命之原或發明經傳之旨或繇行足以範俗或流風足以感人均之羽翼斯文興起來學有不容執一論者矣逮於我

朝治化休明德教淪浹名賢輩出輝映後先乃其力任斯道卓然爲一代理學之冠者則惟故禮部侍郎薛瑄爲最焉謹按薛瑄山西河津縣人方幼年一見濂洛諸書即嘆曰此學道大脈也遂棄去詞賦專心於是其學以復性爲的以居敬窮理爲功以

反躬踐履爲實潛心體玩至老彌精充養之純超然自得此其學問之大原可考也平生言動舉止悉合於矩辭受取與一揆諸義居家則孝友無閒與人則樂易可親中正足以矯枉律偏剛直足以廉頑立懦此其行履之大畧可稽也所著有讀書錄有河汾集率不專以述作爲事而隻簡片言皆可師法微詞奥義悉合聖謨至今學者莫不尊信而誦習之此其著述之大旨可稱也至於立朝行已之際不詭節於權

門不謝恩於私室不屈法於貴近不撓志於臨刑榮辱不以閔其心死生無以易其操此其樹立之大節可紀也故一時信從者有河東夫子之稱而後之追尊者有一代真儒之許此豈可以偶獲而倖致者哉以瑄從祀真可以接聖門統緒之傳而開後學向往之路者前後建議及此者蓋累十餘疏而盛典久虛群情日切今言官有交章之陳而禮臣有會議之請及時舉行誠有所不容後者查得先年間

有異同之論或以瑄少所著述不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劉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爲不多誠未可以是而少之又或以宋時知羅從彥李侗諸儒尚未遍祀即我
朝理學諸臣亦多有應祀者不知講求於大明之後者爲功易興起於絕學之後者爲力難而
國朝倡明此學者則惟瑄爲首是又未可因是而泥之也臣等寡昧惟是重大之典何敢輕議謹撫采瑄之遺事炳然在人覩聞

者質之輿論考之祭法及參詳諸臣奏
進與該部覆議始末竊以舉瑄從祀爲當仰惟
皇上道備明聖
天作君師酌古今禮法之中爲綱常仁義之主茲
俯賜裁斷
特勅該部進瑄從祀孔子廟庭使二百年之曠
典肇稱而千萬人之積仰斯慰其與世教
士風信非小補天下不勝幸甚臣等不勝
幸甚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眞儒以成

昭代曠典及奉
欽依是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隆慶五年九月初七日會題初九日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
禮部題爲懇乞
聖明崇祀眞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該科道等官韓楫等具題乞將先
禮部侍郎薛瑄從祀孔廟該本部會同九
卿並科道官會議覆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欽遵臣等竊
惟薛瑄既蒙
皇上俯納諸臣之請
特賜從祀所有一應合行儀節理合開坐上
請恭候
命下之日各該衙門一體遵奉施行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欽天監選入廟吉期
一工部如式造辦木主
一翰林院撰祭告文
一順天府備辦綵亭鼓樂等項
一太常寺備辦祭品
一至期本部司官一員迎主至國子監該
監預用堂官一員奉安神主於西廡先儒
呂祖謙之下安享該監堂上官告於先師
孔子行釋采禮如常儀
一通行南北直隸并十三布政司轉行所

爲允有建設學校處所一體從祀

隆慶五年九月十一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潘晟等題奉

聖旨是欽此十八日欽天監一本擇九月二十九日原任禮部左侍郞薛瑄從祀孔廟奉

聖旨是該衙門知道

祭文

維隆慶五年歲次辛未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遣國子監祭酒馬自強致祭于

至聖先師孔子曰茲者建臣議奏故禮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
瑄篤志聖賢潛心義理嘉言善行模範後
人理宜從祀爰命有司具主附于前代先
儒之後以昭盛典特遣祭告惟神鑒歆謹告
平陽府蒲州河津縣爲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奉本州
帖文本年二月十三日奉
本府帖文蒙
欽差提督學校山西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胡

案驗准山西布政司照會承准
禮部照會前事該本部題該科道等官韓
楫等具題乞將先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廟
本部會同九卿幷科道官會議覆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欽遵等因案
行到府蒙此案照前事先奉
布政司札付已經通行去後今蒙前因擬
合再行爲此仰本縣照帖備蒙案驗及先
行事理即便轉行屬縣學校各一體遵奉
施行具行過日期緣由申府查考毋得違

錯未便擬合再行爲此仰各縣官吏照帖
備蒙案驗内事理即便轉行該縣學校各
一體遵奉施行
參文同前

安邑後學張昖重校